



有《新射雕英雄传》成功示范,今年的金庸武侠剧《笑傲江湖》也勇于选用新的年轻演员,却以选角的错位、僵硬的演技、突兀的情节、尴尬的配乐,显得诚意不足,与接近原著、描摹细节的吕颂贤版本、任贤齐版本等更是难以相比。从原著来看,不同于刻画人生而疾苦、无人不冤的《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结构并不复杂,场面并不宏大,没有庙堂之高,却道尽权力争斗百态,没有具体时空,却是发生于任何时代的循环。不谈民族大义,看似远离家国,却实实在在地描写了一个武侠背景中两派相争、内斗不断的政治世界。

在《笑傲江湖》的后记中,金庸谈到,“放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不顾一切地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

正邪不过尔尔:均势下内斗不止

全书以争夺《辟邪剑谱》为线索,书写了以嵩山左冷禅为主导的五岳派联盟与东方不败、任我行主导的魔教日月神教之间一统江湖的权力斗争,尤以两派内斗为甚,其间还包括少林武当、青城派、峨嵋派等派系。

一派是自诩为名门正派的五岳派,包括恒山派定闲师太、泰山派天门真人、衡山派潇湘夜雨莫大先生、嵩山派左冷禅、华山剑派岳不群;另一派是日月神教,总坛位于河北黑木崖,掌控江湖上其他的各个细小门派,因教中之人行事诡异,多造杀孽,而被称为魔教,与五岳派势不两立。少林武当自然是属于正派,但其策略在于使得对立的五岳派和日月神教达成均势。实际上,政客的江湖无分正邪。从五岳派来看,其合法性来自于与魔教邪派的对立,以教派属性定义正邪,所有的夺权、杀戮行为只需盖上匡扶正义、降伏魔教的帽子即可光明正大地进行。而从魔教来看,亦是如此,江湖不给他好名声,其口号却振聋发聩,“文成武德,泽被苍生,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同时还用毒药三尸脑神丹控制教众。

全书弥漫着争霸江湖的野心,不过对正邪两派的正面斗争着墨不多,派内斗争构成争霸的主要内容。一是以左冷禅为首的嵩山派,企图兼并华山派、衡山派、恒山派、泰山派而成为

贾平凹：活着都不怕的人，怕死？

人总是要死的。大人物的死天翻地覆,小人物说死,一闭眼儿,灯灭了,就死了。我常常想,真有意思,我能记得我生于何年何月何日,但我将死于什么时候却不知道。一觉醒来,感觉睡着的那阵就是死了吧,睡梦是不是另一个世界的形态呢?

我的一个画家朋友,一个月里总要约我见一次,每次都要交我一份遗书,说他死后,眼睛得献给xx医院,心肺得献给xx医院。过些日子,他又约我去,遗书又改了,说xx医院管理混乱,决定把眼睛献给另一个xx医院的。

对于死和将死的人见得多了,我倒有个偏见,如果说现在就业十分艰难,看一个孩子待父母孝顺不孝顺就看他能不能考上大学,那么,评价一个人的历史功过就得依此人死后是否还造福于民。秦始皇死了多少多年,现在发掘了个兵马俑坑,使中国赢得了那么大的威名,又赚了那么多旅游参观的钱,这秦始皇就是个好的。

人怕毛毛虫,据说人是从小爬虫衍变的,人也怕人,人也怕自己,怕自己死。在平日,寿比南山的话我们说得很多,万寿无疆也喊过,是极少以死来恭维的话,死只能是对敌人最痛恨的诅咒,是法典中的极刑。

依我的经验,三十岁以前,从来是不思考到死的,人到了中年,下一辈的人拔节似的往上长,老一茬的人接二连三地死去,死的概念动不动冒心头,几个人凑一堆了,瞧,谁谁没有天了,死,就说半天关于死的话题。

凡能说到死的人,其实离死还遥远,真正到了死神立于门边,却从不说死的。我见过许多癌症病人,大都有三个发展阶段,先是害怕自己是癌症,总打问化验检查的结果,观察陪护人的脸色。

要是知道了事实,则拒不接受,陪护人谎说是无关紧要的某某部位炎症,他也这么说,老实在配合治疗,相信奇迹的出现。后是治疗无效果,绝望了,什么话也不说了,眼睛也不愿看到一切,只是流泪。人一生下来就预示着死,生的过程就是死的过程,这样的道理每个人在平时都能说一套,甚至还要用这般的话去劝导临死的人,而到了自己将死,却便想不开了。

《红楼梦》里的那一段《好了歌》,说的是功名、富贵,声色不能看得通达是人生的弱点,那么,人性里最大的可悲处是不能享受平等。试想,我们作为一个平头百姓,平日里看不惯以权谋私,看不惯不公正的发财,提意见呀闹斗争呀都要平等,可彻底消除贵贱

五岳剑派,再行消灭少林、武当各派。同样为此目的,华山派岳不群派人去福州窥视林家《辟邪剑谱》,青城派余沧海则直接屠杀林震南全家,以为获得了《辟邪剑谱》就可以称霸武林,一统江湖。不看完整本,君子剑岳不群倒似一真君子,可惜那江湖里哪里容得下君子?从以剑术为主的剑宗和以内功为主的气宗二十多年前相战于华山之巅,岳不群的掌门之位本来自血腥与权谋。他为人得当,看起来尊崇正义,无意解救林平之并收之为徒,却是同样对林家《辟邪剑谱》渴望至极,手段也无所不用其极。

另一派日月神教内斗一样精彩,任我行知道《葵花宝典》的害处,便将其留给东方不败用以修行,他自己修炼吸星大法,将政事交由东方不败处理,岂料东方不败抓住时机一举篡位,并将其关押到西湖下梅庄。获得教主之位的东方不败自然加倍宠任任我行的女儿任盈盈,以此取得教众的支持,获得其统治的合法性。此后任我行得以复出,杀了东方不败,企图消灭武林各派,实现其一统江湖的野心。两派的斗争广阔展开,而当任我行在朝阳峰会见五岳各派掌门大会时,原五岳各派的掌门早已死亡殆尽,任我行在此会还未结束就病发身亡了。接掌日月神教的任盈盈实行和平方针,将教主之位传给了向问天,向问天并非野心之人,这场争霸斗争才告以段落。

小说并不提供解决方案,本质上它只是一种呈现,向问天何尝不可成为下一个任我行?左冷禅、岳不群一流又岂止一代?

笑傲江湖者谁:无情政客,抑或不能羈隐士?

左冷禅、岳不群、东方不败、任我行等这些人都被设定为政治人物,武功功夫固然厉害,而其策略和手段才是关键;左冷禅一开始还有所遮掩后来也就“真小人”地干坏事,而君子剑岳不群的虚伪面目则在书后半部渐渐显露。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虚道人、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也是政治人物,形形色色,各不相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中论道,“君主为了共和国的利益,就魔术师术要用得流畅真诚,至于是伪善还是真善,那都无所谓,重要的是达成共和国的利益。由此,参与政治活动,意志和尊严不得有所舍弃。事实上,以道德标准衡量政治人物是欠妥的,因此必然以本派利益为重。”

岳不群将令狐冲逐出师门,一在于岳不群的权力基础在于气宗的正统性,剑术和内功于练武来说未必有所偏倚,但在权力面前必得选择站队;二在于令狐冲和淫贼田伯光、魔教各派

穷富和男女老幼界限的最平等的死到来时,却不肯死,不死不行的,才依依不舍地去了。

为什么不肯死,民间的意识里,死是要到阴曹地府去的,那是一个漆黑无比的地方。几乎谁也没见过鬼,但每个人都认为鬼是青面獠牙,血口长舌的。接触过许多死去了又活过来的人,他们都在讲死的时候,觉得自己一直往上飞,越往上飞越觉得舒服,甚至能看到睡在床上的自己的身子,还听得到医生的话和亲属的哭。

这情景真实不真实,我没有经验,但凡见过的病死的人最后咽气的时候差不多都呈现出一丝微笑的。我在陕西的镇安县见过一次葬礼,十几人围着死人敲锣打鼓唱孝歌,其中一段在唱:“说一声你死了就死了,亲戚朋友都不知道。亲戚朋友知道了,亡人已过奈何桥。奈何桥七寸的宽来万丈的高,中间抹着花油胶。大风吹来摇摇摆摆,小风吹来摆摆地摆。有福的亡人桥上过,无福的亡人被打下桥。亡人过了奈何桥,从此阴间阳间路两条。社会主义这么好的,你为什么死得这样早!”

这是没办法的,谁都要离开这个人世的好,如果人世真是这么好的,你总不能老占着地方不让人进来吧。而且死去有死去的好处,基督教徒们不是说死去要到天堂见上帝吗,共产党的干部也常说“将来要去见马克思”。我们这些芸芸众生,死了只能去阎王那儿报到,阎王是什么,阎王是监督执行公正平等的长官。

把生与死看得过分严重是人的禀性,这禀性的表现出来就是所谓的感情,其实,这正是上天造人的阴谋。识破这个阴谋的是那些哲学家,高人,真人,所以他们对死从容不迫。另外,对死没有恐惧的是那些糊里糊涂的人。

最要命的是高不成低不就的人,他们最恐惧死,又最关心死,你说人来到世上是旅游一趟的,旅游那么一遭就回去了,他就要问人是从哪儿来的又要回到哪儿去。道教来说死是乘坐鸾鹤去做仙了,佛教来说灵魂不生不死不来不往,死的只是躯体,唯物论讲师来说人来自泥土,最后又归于泥土。

芸芸众生还是想不通,诅咒死而歌颂生,并且把产生的地方叫做“子宫”,好像他来人世之前是享受到皇帝的待遇的。不管怎样地美好来到人世的情景,又怎样地不愿去死,最后都是死了。这人生的一趟旅游是旅游好了还是旅游不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会。我相信有许多人在这次旅游之后是不想再来了,因为看景常常不如听景。

但既然阳世是个旅游胜地,没有来过的还依旧要来的,这就是人类不绝的缘故吧。作为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我还是作我平常人的庸俗见解,孔子有句话,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当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我特高兴,噢,孔圣人说过了,早上得了道,晚上就应该死了,这不是说凡是死的人都是得了道的吗?那么,这死是多么高贵和幸福,而活得长久的,则是一种蠢笨,不悟道,是罪过,越是被骂谁万寿无疆,越是在惩罚谁,他万寿了还不得道,他活着只是灾难更多,危害更大。

海明威有个小说,写的是一个人看见妻子在生产,他承受不了人生的场面,就割破动脉血管而死了。海明威讲的是生比死可怕。我小时候听水磨坊的老汉说过一个故事,一个夜里独自在家,有鬼来骚扰,这人不理,鬼很生气,闹得更厉害,以死来威胁,这人说了一句:“我对活着都不怕,我怕死!”

这人说得真好,人在世上,是最艰难的事,要吃喝拉撒,要做七情六欲,要伤病灾痛,要悲欢离合,活人真不容易的。那些自杀的人,自己能对自己下手,似乎很勇敢,其实是一种自私、逃避和懦弱。

既然死是人的最后归宿,既然寿的长短是闻道的迟早,既然闻道而死去的时候是一种解脱和幸福,对于死应该坦然。而恐惧的人,不能正确地面对死去,也绝不会正确地面对活着,这样的人即使一时还未死,却错误地理解人生,以为人生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吃好穿好玩好,要吃好穿好玩好就去掠夺、剥削、欺骗、伤害别人。

这样的活着把自己的肚腹变成埋葬山珍海味的坟墓,穿丝挂绸,把身子变成一个蚕,只能是久欠不得道,老而不死,“老而不死则为贼”了。

(贾平凹)

金庸:影射政治没多大意义 刻画人性才有长期价值

系交朋友,正邪不容,其“政治身份”十分敏感,易被左冷禅抓住把柄。令狐冲的自由意志给华山派集体带来了威胁,他就不得不离开了。政客所考虑的决不是侠义气所考虑的,在变幻的时代下,其必须没有原则,当左冷禅不构成威胁的时候,岳不群就回头拉拢令狐冲。若说岳不群是在权力的追逐过程中不得自由,他需要保护自己的根基华山派,并在谋取武林霸主之位时要小心翼翼地应对各方势力。那么名如其人的东方不败练就《葵花宝典》,功夫已是天下无敌,虽还未一统江湖,但是说他权倾天下也并不夸张,他可有资格笑傲江湖?

且看东方不败修炼的《葵花宝典》,与正派争抢的《辟邪剑谱》同出一处,由一太监撰写。首句便是“欲练神功,引刀自宫”,但实际上习练之人若能控制欲望,不自宫也可。东方不败曾曰:“我初当教主,那可意气风发了,说什么文成武德,中兴圣教,当真是不要脸的胡吹法螺。直到后来修习《葵花宝典》,才慢慢悟到了人生妙谛。其后勤修内功,数年之后,终于明白了天人化生,万物滋长的要道。”后来只知围房绣花鸟的东方不败,将教内杂事交于男宠杨莲亭,自己对魔教与江湖不再有欲望,可惜教主之位的枷锁还在,要么维持要么被取代,无其他选择。

一门功夫越是厉害,对人生境界的要求也越高,所谓无欲则刚。那么再看福州林震南一家,没有过分的野心,安分守己地做自家镖局生意,却因祖上所传的《辟邪剑谱》惹人眼红,立遭青城派灭门。而以名门正派自诩的五岳各派、少林武当何曾将此事放在正邪的天平衡量?方证大师和冲虚道长是在悬空寺和令狐冲谈起时也不说,“各派都有属于自己的惊人绝技,让人不敢小窥,自然别说抢了。而林家有辟邪剑法,林震南的功夫却稀松平常,就好比三岁孩童持黄金行于闹市,引人哄抢。”原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江湖,何来正邪?隐忍复仇的林平之也曾是无人一果亦有愧不止的少年,后来的无情狠绝与所在的江湖不无关系。

金庸老爷子在后记中写道:“人生在世,充分圆满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解脱一切欲望而得以大彻大悟,不是常人所能。那些热衷于权力的人,受到心中权力欲的驱策,身不由己,去做许许多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其实都是很可怜的。”一个权倾天下的政客也不能为所欲为,为保住自己的权位,唯有笑傲之傲;安分守己却能力平平的寻常武林人却是连生存业已艰难,那么四处云游、潇洒不羁的隐士能否笑傲江湖?

在金庸看来,令狐冲和任盈盈是在追求着“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对比郭靖那样舍身成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侠,令狐冲则不是,大侠,他是天生的不受羁勒,属于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在黑木崖上,不论是杨莲亭或任我行掌控大权,旁人随便一笑都会引来杀身之祸,令狐冲的傲

慢在这里更是无以复加。当任我行擒拿恒山派弟子以胁迫令狐冲加盟日月神教时,令狐冲并不似寻常正派弟子以邪教为由拒绝,而是说道:“我决不愿加盟神教,什么‘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什么‘文成武德,泽被苍生’这些肉麻话,我听了就要作呕。”任盈盈回应道:“我知道,所以我从未劝你一句……”盈盈生命中只重视个人的自由,个性的舒展,唯一重要的只是爱情。

此二人对权势无欲无求,可谓隐士无疑,然而细细想来,他们本身也脱不开政治地位,更离不开其高强的武艺。一来令狐冲本属于华山派首徒,未了还任恒山派掌门,任盈盈本是日月神教教主任我行的女儿,继承了教主之位,即便均已抛却,仍不能忽视其江湖影响。二来令狐冲的独狐九剑已是无敌,任盈盈的功夫自是不弱,这些都是寻常隐士所不能及。

衡山派刘正风、日月神教曲洋以音律相知,视对方为知己,想要金盆洗手,远离江湖纷纷。而左冷禅企图成为武林霸主,容不得一丁点威胁势力的可能性,利用正邪不两立的借口,他逼迫刘正风诛灭曲洋,而刘正风宁可自己杀身甚至被灭门,也决不肯出卖朋友,义不相负,曲洋亦未相负。二人临终前在荒山月夜琴箫合奏一段读来畅爽至极,又凄凉至极。

忽听箫琴中突然发出铿锵之音,似有杀伐之意,但箫声仍是温雅婉转。过了一会,琴声也转柔和,两音忽高忽低,蓦地琴韵箫声陡变,便如七八具玉琴、七八支洞箫同时在奏乐一般。箫箫之声虽然极尽繁复变幻,每个声音却又抑扬顿挫,悦耳动听……箫箫之声又是一变,箫声变了主调,那七弦琴只是叮叮咚咚的伴奏,但箫声却越来越高。令狐冲心中莫名其妙的感到一阵酸楚,侧头看仪琳时,只见她泪水正潺潺而下。突然间铮的一声急响,琴音立止,箫声也即止住了。霎时间四下里一片寂静,唯见明月当空,树影在地。

得一知己,可以无恨,二人高风亮节的品格令人折服,但其仍不能摆脱权力的控制,自由的代价就是随时死亡。梅庄四友何尝不是如此?阮籍猖狂,嵇康放浪,实则内心承受着时代和命运无尽的重压,他们何尝不是如此?

若求自由,那么也需要一个正义的江湖。可惜,令狐冲在的江湖并不是。在不正义的江湖中,无论是政客还是隐士,都不得笑傲于江湖。几千年来政治斗争都是如此,争斗加码不断在历史上重演,呈现的人性亦未有大的改观。结尾处,正邪两派新任掌门均非利欲薰心之人,但史料将来,若以解决问题的视角俯瞰小说,未免难为作者,毕竟如何构建一个善的江湖,这一问题自柏拉图的《理想国》就在探讨了,至今仍是上下而求索。若以呈现一段故事来观全书,便也身临其境般唏嘘不已。许冠杰红了一曲《沧海一声笑》,电影里一船人行将唱了起来,荡气回肠,“清风吹,竟惹寂寞,豪情还剩一襟晚照!”(王楠)

刘慈欣:迟早有一天,计算机在情感方面也会超越人类

人工智能写科幻小说,和作家写科幻小说有什么不一样?对于这个问题,科幻作家《三体》作者刘慈欣的回答是:最可怕的不是“不一样”,而是人工智能和人类之间,究竟什么是“一样”的?

“要是写出来一看就是机器写的,那构不成威胁。如果让我们根本分不出是人类科幻作家写的还是机器写的,威胁就来了。”

中国棋手柯洁曾发了一条谈论人工智能围棋的微博:“人类千年的实战演练进化,计算机却告诉我们,人类全都是错的。”

柯洁的这句话令刘慈欣印象深刻。“AlphaGo对于围棋的推理过程你看不懂,但是不管看得懂看不懂,它最后赢了。”刘慈欣坦言,无论人们坚信围棋文化多么古老,与之相守的人多有禅意,而围棋比赛的存在,本质上只是为了打一拼输赢。最近在和路航航的对话中,刘慈欣表示,文学艺术的领土,已经被机器大规模侵入了。“一旦计算机,人工智能完全进入人文领域,对我们的文明又是一个冲击”,毕竟只要几秒钟就能生成一部长篇小说,那时候世界上会涌现数量巨大的艺术品。

刘慈欣提及国内曾进行写古诗的图灵测试,将机器人和人类创作的诗混合,让人去挑出创作主体。“中文系的教授、学生都挑错了,分不清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现在电脑能写出很好的古诗来。”

不少人强烈批判机器创作的文学是没有感情的,刘慈欣不太认可这种论调——作者根本不重要,诗就摆在那儿呢!“不管我怎么把它产生出来,我打到你、震撼你、引起了你的共鸣,你管我怎么产生出来的?现在一些人辨别说人类有情感,其实那些情感到最深处,不也是大脑中一些化学物质的传递和反应吗?和电子的传递算法在自然规律上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面对已被机器成功占领的“人文疆土”,再多固执的反驳陈词都空之无力。不可否认,如今机器“作家”写诗作赋,也有本事感动不明真相的读者。不过刘慈欣也乐观地表示,至少目前,人类的文学艺术堡垒,尚未被彻底攻破,还存在着机器打败不了人类的情感。

举例来说,机器最容易创作的诗是现代诗,但是要想写古典的诗词,像徐伦、雪莱的诗,难度系数会增加很多;计算机写的小说能够赶上现代意识流作家,可是要写出托尔斯泰的水准相当困难。刘慈欣称,能轻松搞定现代画的机器,是画不出《蒙娜丽莎》的。

“我们认为越现代、越前卫、越高级的艺术,它越容易被机器所模仿。我们认为越传统的那些东西,机器反而模仿不出来。这个领域人类还有可防守的疆域,当然最后不一定防得住。”

那么在未来,计算机会不会完美模拟、生成人类的情感?

“智能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很硬智能,基于数学的推理、逻辑,这些方面计算机早就超过人了;另外一部分涉及人本身很微妙的人文、情感,目前人工智能还是在快速的学习当中。”

刘慈欣感觉或许迟早有一天,计算机会通过很快的计算速度、很好的算法,以及海量的数据,在情感方面也超越人类。“假如计算机对人的五官甚至情感的模拟达到AlphaGo这种程度,会产生什么后果?我们真的不屑于跟它交往,因为和机器相比,人的情感太麻木,太贫乏,也太不敏感了,完全没有机器的感情丰富。”

刘慈欣感慨,等到计算机发展到最高级的那一天,恐怕人类是没法能力与之进行情感交流的,就像蚂蚁没法理解人类一样。在最高的人工智能面前,人类根本理解不了它的情感和智力世界所达到的程度。

万一机器终将拥有人类的全部知识、全部的情感经历,未来或许会出现“人和人之间零交流”的戏剧化场景;而于人类文明,则更难以预料其发展走向。在刘慈欣看来,当人类面临“智能机器危机”,一个较好途径就是人机结合,“我打不过你,我就加入你”。

“我们的情感好像是一道马奇诺防线,把机器挡在外边。但是像历史一样,马奇诺防线不是被攻破,而是被绕过去的。所以机器从哪一条路绕到我们的背后,在情感、文化上超越我们,这是不知道的。”

日前,“清华大学-阿里巴巴自然交互体验联合实验室”在北京成立。该实验室将以人为核心,在机器的多通道感知能力、情感感知能力方面,探索“下一代人机交互的未来”。在刘慈欣看来,这种合作项目,也许会是“向人类文明和文化最核心的领域插进的一些楔子,一个突破”。

目前人类正在一步一步地积攒,人和机器的交互算法越来越完善,背后的数据支持越来越庞大。“很可能总有一天量变就成了质变,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地悄悄发生了,那条绕过马奇诺防线的路就通了。”刘慈欣说。(青雯)



第13届作家报杯全国文学艺术大奖赛征稿启事

为繁荣文艺创作,培养发掘文艺人才,《作家报》已成功举办过12届“作家报杯”全国文学艺术大奖赛。先后得到了中共山东昌乐县委、千榕家纺集团、北京青青顶景区、北京世华园、山东长星集团、浙江中南百草集团、河南青龙河风景名胜区、山东青州九龙峪生态文化旅游度假区、平遥古城、江西西南昌蒋巷等的大力支持。应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爱好者的要求,决定即日起启动第13届“作家报杯”全国文学艺术大奖赛征集活动。具体事宜如下:

一、大奖赛由《作家报》及其理事单位筹集活动资金,由全国知名作家、艺术家、评论家、编辑家等组成评委会。

二、大奖赛分文学类、艺术类。文学类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等;艺术类设特等奖、金奖、银奖、铜奖、优秀奖等,并设组织奖等。均颁发奖杯(章、牌)、奖品、证书。

三、来稿体裁为:文学类(小说、诗歌、散文、散文诗、评论、报告文学、剧本,5000字、100行内为宜);艺术类(书法、绘画、摄影、篆刻,1至3件)。均应为从未发表过的作品,艺术作品应为原件。学生作文、长篇小说及专著专著(含已正式出版者)另外开设奖项。

四、来稿请注明“第13届作家报杯”字样,并写明作者固定通讯地址、邮编、电话、电子邮箱、简介(附一张生活近照)。本报将陆续辟出专版专栏并出版大赛特刊择优刊发(拟占此专版者可享特惠);1万字以上参赛作品可收入丛书合集或专集出版。

五、免收参赛费。每件只收取通联费及大赛专刊费50元(港币80元)。参赛作品一律不退。

六、即日起到2018年3月底为征稿时间;凡受邀者,截稿时间延至2018年4月底(均以邮戳及信箱时间为准)。本次活动4月中旬揭晓,5月中旬举行颁奖典礼,届时另行专函通知。

欢迎历届有识之士参与加盟、赞助支持大奖赛活动。独家赞助单位享有大赛冠名权。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瑞都国际(北区)
2 -0606 室
邮编:101121
垂询电话:010-61507559
18510072519
收稿(款)人:作家报社房荣丽
专投信箱(E-mail):zjbs1966@163.com